



1	2	3
4	5	6

7

1.拼板 2.安装衬条 3.雕f孔 4.修琴码 5.琴颈修整 6.油漆 7.工作台



碰到小提琴，这双手立刻就活了。

刨可贴

小提琴的制作过程，复杂程度不亚于任何一台高度精密的仪器，稍有疏忽，哪怕做琴身时少刨了一刨子，涂漆时刷得厚了一毫一厘，都有可能破坏掉理想中的琴声。

从选木板开始，诸华杰就摸索出了很多讲究：“做提琴面板的最好材质是生在山阴的云杉木，做背板最好用山南的枫木。”从墙上取下一把他拼接好还未上漆的半成品，表面刨成光滑优美的流线型，面板云杉的木射线纤长阴柔，背板枫木的木射线短促有力，据说这样两种不同气质的材料搭配起来符合阴阳调和的原理，能让琴声更悠扬。

除了各种各样的琴，他的制琴室里还有三多，刀多、瓶子多、刨可贴多。

刀，都是一些从来没见过的小刀、凿子等，数不清究竟有多少，奇形怪状，大小不一。它们的木柄是诸华杰自己做的，金属头则是他当初画好样子，拿到铁匠铺里，专门请人一一打出来的。随便拿起几把，一般人未必猜得出它的用途，诸华杰很清楚：“仅仅是做一个S形的琴头，就要换12把不同的刀。”先大后小，才能在木头上凿出线条流畅的凹槽。

再说瓶子，正对工作台的柜子上，上百个瓶瓶罐罐，里面分别装着不同颜色和气味的液体或粉末，有酒精、松香、乳香脂、蜡……还有更多的东西要查半天字典才能说全名字。它们是用来调油漆的。“刷在琴身表面的油漆，对一把小提琴最后形成的音色来说，重要性要占四成。”根据每把琴的主人对其音色的不同要求，制琴师要自己调制不同的油漆，所以每个制琴师都有自己独家配制的秘方，诸华杰当然也不例外。难怪这些瓶子表面，一张标签都没有贴，除了他自己，没人知道里面各自装的是什么，也不需要知道。

调好的油漆，要像画油画那样，分好几次涂到提琴上，厚度要均匀，颜色要有深有浅。油漆过后才是装配，完整地做一把提琴，前前后后一共需要两个月的时间。

然而刀和油漆，都是认琴不认手，尤其是刀，一不小心就切破了手指。于是刨可贴成了这里的第三多，看看桌子底下的杂物就知道了：“我们的刨可贴都是成箱成箱买的。”

经常受伤，让诸华杰原本十指修长的手，变得粗粗拉拉的。然而只要一碰到小提琴，这双手立刻就活了。

去汉堡

房间里没有因为满屋子的琴就变热闹。每次只有在调音或帮客人试琴的时候，老诸才会拉上一小段曲子。要是你表扬他拉得还不错，就会见到一张局促的红脸，认真解释说，他不会拉琴。对此，徒弟小李的评价是，诸师傅那叫谦虚。

活到55，回头看看，其实诸华杰从来不落伍。70年代初，大部分人都还不知道小提琴为何物，他已经学会了用这种新鲜乐器拉几首完整的革命歌曲，在那样的年头，显得很拉风。从70年代末，他开始一步步地学做小提琴，还跑到上海去，向当时任上海提琴厂技术科科长袁铸拜师学艺。等到1987年，他在家埋头琢磨了好几个星期，终于独立做成了自己的第一把琴。

1992年，美国提琴协会(Violin Society of America)举办第十届美国国际提琴制作比赛，他就拿着自己的琴去碰碰运气。运气不错，得了小提琴音质银质奖章。中国人做的小提琴在国际上拿奖，在当时还是凤毛麟角。再往后，他也没错过出国潮，跑到德国汉堡去，继续学做小提琴的技术。在汉堡的那一年半里，当地人都知道，著名的提琴制作大师菲舍先生收了个好学的中国徒弟，回国后，他带回来了德国式的严谨，还有一口带有杭州口音的德语。

现在，凭着一手做琴的好技术，诸华杰在杭州的提琴玩家圈里混得很红。就算足不出户，也不断有陌生人因为别人的推荐找上门来，请他帮忙看看琴，或

是干脆提出要买他做的手工提琴。他不知不觉已经加入了当下一个比较时髦的群体：“宅男”。

怕麻烦

一下午时间，诸华杰都在调整一把琴，很小，只有巴掌那么大。本来以为又是什么珍贵的名琴，其实那不过是一把最普通的琴，给四岁以下的琴童用的。

徒弟小李刚来时觉得师傅这样做很不经济：修一把这么普通的琴，也许只收人家10块钱，但小孩子们把它当玩具一样拉个半年，基本上就需要再换大一点的琴了，没必要那么紧张；另外来修琴很多人也只是想接触一下小提琴，对音质的要求不高，所以不必在调音时太过计较。

可惜处女座就是挑剔，不听劝告，对任何琴都一视同仁，从不肯放过一个细节。他的口头禅是：“这琴我会负责的，有问题找我好了。”事实证明，他确实从来没让大家失望过。来修过琴的人竖起大拇指，赞他琴好、技术好、人也好。有口皆碑，诸华杰的名字就是块响亮的招牌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下午我们的谈话不停地被各种各样的来客打断，网站上还有他的粉丝激动地表示，家里收藏着他纯手工做出来的高品质小提琴的原因。

但亲近的人知道，他其实也很怕麻烦。比如不太做家务活，又比如自己穿的衣服，也不高兴逛街挑选，而是全部丢给诸师傅去料理。连徒弟都早已摸清了他的脾气：“诸师傅啊，是最好除了做琴，其他事情都不要烦到他。”也难怪，生意太好，他动作再利索，也做不完。

家住文二路，做琴在环城西路，两点一线，这距离说近不近，但诸华杰基本不骑车。每天早上9点，白领们开始踩点上班的时候，他已经在窗前开始调琴，一坐一天，没有双休日。傍晚，诸师傅赶来给他烧晚饭。吃完，牵着老婆的手，沿着运河边的小径散步。一个多小时后到家，完美的一天。